

海岩小说经典插图本

一场风花雪月的 事



作家出版社

海岩小说经典插图本

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海岩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5. 2

(海岩小说经典插图本)

ISBN 7 - 5063 - 3124 - 1

I. 一… II. 海…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4540 号

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作者: 海 岩

责任编辑: 袁 敏 陈晓帆

装帧设计: 浸一 尚凡

插图: 师 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389299 (邮购部)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640 × 960 1/16

字数: 270 千

印张: 7.5

插页: 10

版次: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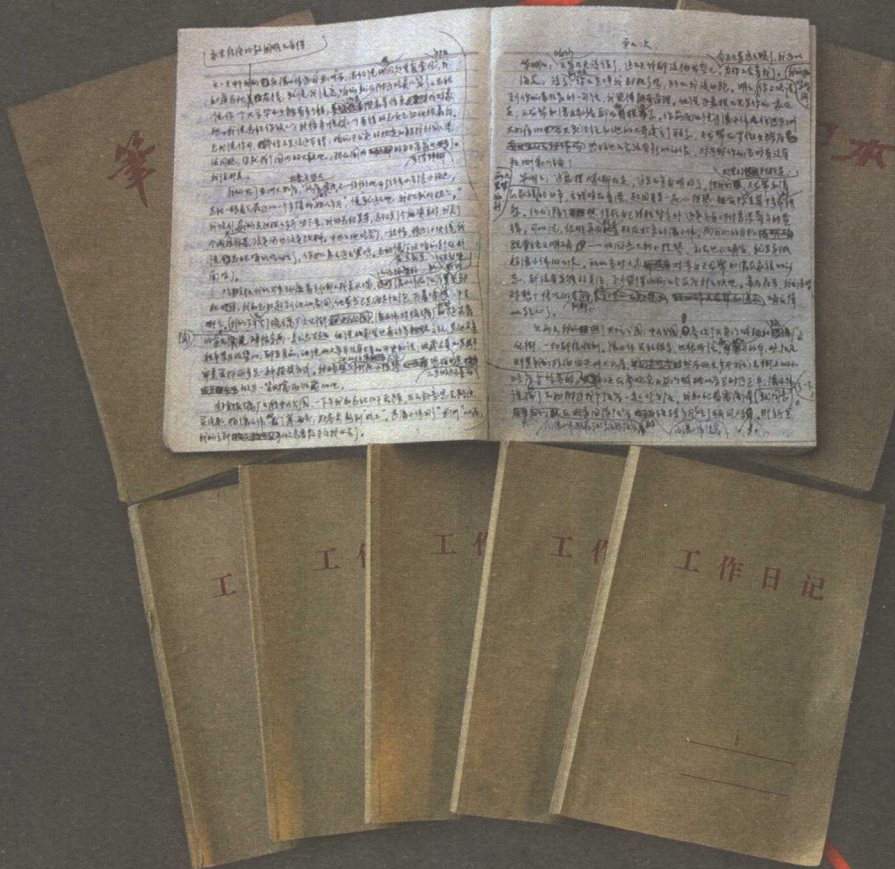
印次: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063 - 3124 - 1

定价: 2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手稿

五里经济比较困难的考虑

[illegible][illegible]

序

我一向的自我感觉，还是一个文学青年。某日无意看报，忽然发现自己已被称为“上一代作家”，心中大为不悦。原以为我这一代尚未开始，在他人眼里，如何就已成为“历史”了呢？

后来慢慢体会，才觉此言并无不公。从世纪之交开始，社会发展的速度突然加快，受众关注的热点和焦点日新月异，变化无常。四十岁以上仍做长篇写作的，已是强弩之末；五十岁以上仍拒不退席的，更是自寻无趣，皆因思想僵化，大脑迟缓，对信息的占有和意识的更新，已无法快速完成，生理上的新陈代谢和外部世界的变迁速度，已不相适应。过去一个作家的人生经验，可以端坐十年潮头，而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能领三五天风骚，已经非常不易。近年来长篇创作低龄化的现象，以及辉煌一时的作家转眼沉寂的现实，想必并不偶然。

所以，我也开始料理后事，回顾往昔，整理旧作。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将我的那些粗糙文字，通俗故事，以精致的装帧，经典的外观，集成成套，供自己和友人收藏，做为摆在案头的一种自赏和盖棺论定的一份虚荣。

作家出版社一向是我的根据地，于是拜托了两位我一向信服的资深编辑，做出了这套“海岩小说经典插图本”。据说老人的心理总会多些童真，我最近忽然倾心去写卡通故事，也许便是一种人之将老的临床症候。所以这套总结式的集子以“插图本”的形式面世，不仅正合我意，也可算做对这个视觉时代的一个无奈的致敬。



他有点懊丧，

对我说：“你能陪我吃晚饭让我很高兴，

我希望你也能高兴，而不是把它看作纯粹的公事。

尽管我知道你陪着我对我来说，就是公事。”



潘小伟拉着我的手，

他似乎并没把我当作保护他的警察，
而更像是当作由他保护的一个小姑娘。

不用怀疑，这就是那把意大利小提琴！

他又拨了一下琴弦，出人意料地，把琴递过来，

“我想把它，送给你。”

“为什么，为什么要送给我？”

“因为你救了我，

因为我爱了你……琴你尽可以交给你们的政府，但你要跟我走。

这把琴价值至少两千万港币，

难道你真的那样倾国倾城？”





坐在这个酒廊的窗前，看着面前一杯浓浓的咖啡。

这咖啡和茶几上的所有东西就像一幅静物画一样，使人清醒。

这时候我才隐约看清自己灵魂和性格上的怯懦和浅薄，

那么容易被诱惑，又那么容易失望。

也许我从十六岁时被卷进那个丑闻开始，

就造就了保护自己的本能，

果断地，冷酷地，不假思索不假犹豫地保护自己，

而不考虑是否伤害了别人。

他打断了我，平静地问道：

“你是不是想告诉我，你有了外遇之后，对我的感情反而更加深了？”

薛宇的话使我顿时噎住了，

他带着恶意的笑容，

挑战似的看着我。





“如果我决定自杀，我要你跟我去，你会不会去呢？”
我沉默半天，
不知为什么我竟感到这就像是一场真实的考试，
像两个人之间的一个盟约……



吕月月如今也大大地涂脂抹粉了，不过并不过分，那张经过专门修饰保养的脸上，

更显出慑魂夺魄的美丽，只是那一身白纱一样的连衣裙，看上去蓬蓬松松有点累赘，

她说这是香港今年最流行的款式，这衣服上的标志，也是现在世界上女装最硬的牌子。

队长的目光深奥得令人生畏，
他猝不及防地问了我这样一句话：
“我想弄明白，月月，你既然已经跟了他，为什么又要打那个电话？”

我感到自己的心已经粉碎，
并且伴随着难忍的疼痛，
我流着泪企盼着队长能给我一句原谅的话，
但是他没有，他抛下我转身走向汽车，带着极大的厌恶，
低声说了句：“你太可怕了！”
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已身败名裂。



目 录

开 篇.....	001	
第 1 次谈话.....	013	
第 2 次谈话.....	019	
第 3 次谈话.....	026	
第 4 次谈话.....	032	
第 5 次谈话.....	039	
第 6 次谈话.....	045	
第 7 次谈话.....	052	
第 8 次谈话.....	059	
第 9 次谈话.....	068	
第 10 次谈话.....	072	
第 11 次谈话.....	079	
第 12 次谈话.....	090	
第 13 次谈话.....	097	
第 14 次谈话.....	106	
第 15 次谈话.....	116	
第 16 次谈话.....	126	
第 17 次谈话.....	131	
第 18 次谈话.....	140	
第 19 次谈话.....	149	场
第 20 次谈话.....	157	风
第 21 次谈话.....	163	花
第 22 次谈话.....	172	雪
第 23 次谈话.....	181	月
第 24 次谈话.....	190	的
第 25 次谈话.....	201	事
第 26 次谈话.....	210	
尾 声.....	217	



开篇

在这部小说的开头，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一个靠稿费生活的人。说好听是个专业作家，但没什么名气。没什么名气的作家说难听点叫做无业游民。从很年轻时我就这样无业。除了发表过几个中、短篇小说之外一无所成。

当然还写散文。直到前年有个在出版社工作的朋友提升做了编辑室主任，想提

携我把那些小说和散文集成一个小册子发表，使我兴奋了很久。后终因征订数量太少出版社实在赔不起而未能付梓。还有大大前年我写了一个反映新疆维汉两族青年爱情题材的电影剧本，被一位导演选中，但在电影厂的审查中认为有些情节违反了少数民族政策，如果拍成片子恐怕会引起穆斯林的抗议，遂遭枪毙。总之这么多年就如此浪掷光阴。幸喜目前还有几个杂志和晚报封我为专栏作家，允许在报屁股上定期发表些豆腐块文章，聊以糊口。

前不久一个杂志约我写一个音乐家的专访。那音乐家早先是乐队的指挥，后来提升做了乐团的团长。我对他的采访连寒暄喝茶在内大概不到一个小时，无非是请他谈谈经历学业，留意记下他的多年以前的两部作品的名字，然后问问他对当前音乐的看法和对未来音乐的展望，以及他的个人爱好，如此等等。写这类八股式的专访对我来说早已驾轻就熟，用一个路数和模式，套不同姓氏和职业即可。音乐家和我聊得兴起，说我很懂音乐，算是个知音。起身告辞的时候，音乐家正好也要外出，执意要用来接他的一辆桑

塔纳送我一程。在车里我问他当领导和搞音乐指挥更喜欢哪个，他说当然更喜欢后者。“要不是当这个劳什子团长，我还背不上那个处分呢。”音乐家的口气虽然轻松，但仍然使我觉得诧异，“您是著名的音乐家，谁处分您？”

“怎么，你不知道？我这档子倒霉事在音乐界可算是无人不晓。”音乐家自嘲地笑笑。原来多年以来他的乐团一直保留着一把十七世纪的意大利纳格希尼小提琴，目前在中国仅存一把，绝对是价值连城的国宝，几年前突然不翼而飞，被人偷带出国，后经公安机关和国际刑警通力合作，才得以完璧归赵。音乐家作为乐团的领导，当时被上级课以记过处分，处分材料还进了个人档案。

“还好，据说小提琴是从香港被迫回来的，幸亏没走远。”

毕竟已经事过境迁，音乐家此时的神态已显得有些超然。档案中的这点记录在今天的时代对他也算不上什么负载。做一个单纯的音乐指挥固然无官一身轻，但做领导也有做领导的实惠，至少还能有辆桑塔纳作为代步的专车呢。

这事过去几个月后，几个朋友合谋写一部反映刑警生活的电视连续剧，拉我入伙。我对警察生活一无所知，从小到大，甚至没进过一次派出所。然而朋友盛情相邀，又是出名赚钱的好事，却之颇有些不识抬举。情急之中想起音乐家讲起过的关于意大利小提琴失而复得的故事，感到颇有传奇色彩，值得一写。想想外国惊险电影中的种种细节，觉得完全可以套用在这个故事上，于是便一口应承下来。

后来知道参加这个系列剧创作的，竟有七八人之多，每人各写一个独立故事。听听这七八个名字，在文学界都可算不同凡响，不由暗自惶恐，心想与名人为伍，又是自己陌生的题材，相形之下，难免技拙。因此不敢漫不经心，急来抱佛脚地托熟人求到一位公安系统的干部，向他打听是否知道这个小提琴案的一点细节。那人在公安部某局当副处长，也听说过这个案子（足见确是大案名案），但细节不知。他给我写了一张两寸宽的条子，要我去找市公安局某处的处长，说在某次会议上和他曾有一面之交，知道他曾主管过这个案件的工作，细节一定知道很多。

条子装在一个信封里，信封上写着地址和那处长的名字。处长叫伍立昌，听上去很威武也很斯文，但当我在那机关的传达室把条子像介绍信一样递上去以后，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没能得到接见。愤怒之余想象这位伍立昌大概官气十足。不过我听说在公安局当一个处长，确实比其他机关里的处长要威风许多的。